

我的父亲母亲

民国大家

笔下的父母

齐明月 编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我的父亲母亲

民国大家

笔下的父母

齐明月

编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父亲母亲：民国大家笔下的父母 / 齐明月编. —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4. 4

ISBN 978-7-5171-0499-5

I. ①我… II. ①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59706 号

责任编辑：郭江妮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：100037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 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10.5 印张

字 数 200 千字

定 价 29.80 元 ISBN 978-7-5171-0499-5

前 言

编辑部开会，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出一本写父母的书吧，他们是我们最初也是最后的老师，而我们这一代，好像缺少了对父母的顾念。”一时间，大家都沉默了，气氛有些沉重，好像这么一句简单的话，因了某个契机，一下子就戳中了大家内心深处那个最柔软的角落。之后，没有分配任务，大家都竭尽所能地去搜寻相关的文章，一篇一篇地罗列，一篇一篇地翻阅，很多时候，一篇文章甚至被大家读上十多遍，眼睛红了，鼻子酸了，然后叨念：“原来他们是那么的令我们骄傲和倾慕。别等到来不及的时候，才想起他们的好，才想起对他们好。”

这便是我们编纂这部书稿的初衷。

在选录文章的过程中，大家取舍艰难，篇篇都是珍品，篇篇都舍不得放弃，最终，我们决定选录一些上世纪初文学大家的文章，这不仅是对我们上辈人乃至上上辈人的缅怀和纪念，也是对亲情的一种归依和顾念，更是在温习那个年代那种最为朴素的爱与恩中，找回我们失落多时的情感。我们并不是想呼吁什么，只是希望我们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，都能看到给予我们生命的源头，那里，住着的是一直、从未放弃爱护和牵挂我们的双亲。

儿女大了，总归是要单飞的。每一次相聚，每一次分离，长大的我们昂头在前面大步流星，而年迈的他们蹒跚送出好远却不肯转身。年轻的我们总是很不以为然，想着又不是再也不见，何必如此伤感。但是，真的有一天就成了再也不见。

于是，不管我们再怎样离开，都不会有人为我们留恋、挂牵和等待了。

于是，我们哀痛，悔不当初，为什么不肯拿出一点时间来陪伴他们，为什么不能停下来等一等他们那蹒跚的脚步。

于是，我们才真正明白了龙应台在《目送》中写的那段话：

“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告诉你：不必追。”

那么我们呢，是否也能及时懂得，拍拍他们的肩说一句：不必怕，我们都在呢。

谨以此书作为礼物，在这个春暖的季节，送给我们的父亲母亲，及我们自己。思念还太遥远，让我们在来得及的时光里，给予他们陪伴。

编者

目 录

- 前言 / 1
- 父亲的病 / 鲁迅 / 1
- 我的母亲 / 胡适 / 9
- 芭蕉花 / 郭沫若 / 16
- 父亲梁巨川 / 梁漱溟 / 21
- 落花生 / 许地山 / 24
- 我的母亲 / 邹韬奋 / 27
- 父亲的三年之病 / 茅盾 / 34
- 背影 / 朱自清 / 50
- 中举人 / 丰子恺 / 53
- 我的母亲 / 老舍 / 59
- 父亲的玳瑁 / 鲁彦 / 67
- 旅人的心 / 鲁彦 / 79
- 母亲的时钟 / 鲁彦 / 89
- 滕回生堂今昔 / 沈从文 / 102
- 母亲 / 石评梅 / 113
- 想我的母亲 / 梁实秋 / 129

- 父亲 / 胡也频 / 133
- 母亲 / 李霁野 / 145
- 悲哀的玩具 / 李广田 / 152
- 望断天涯儿不归 / 谢冰莹 / 157
- 守岁烛 / 缪崇群 / 163
- 亲爱的父亲 / 张允和 / 170
- 苏州拾梦记 / 柯灵 / 180
- 旧宅 / 穆时英 / 189
- 父亲 / 穆时英 / 212
- 种在诬蔑里的决心 / 唐弢 / 239
- 父亲的记忆 / 孙犁 / 245
- 母亲的记忆 / 孙犁 / 249
- 怀念父亲 / 吴祖光 / 252
- 爸爸的花儿落了 / 林海音 / 260
- 母亲的秘密 / 林海音 / 271
- 婚礼和父亲 / 吴冠中 / 277
- 母亲 / 吴冠中 / 280
- 梦里依稀慈母泪 / 秦牧 / 287
- 母亲 / 曾卓 / 296
- 三松堂断忆 / 宗璞 / 311
- 花朝节的纪念 / 宗璞 / 320
- 后记 / 329

父亲的病 / 鲁迅

大约十多年前吧，S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：

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，特拔十元，深夜加倍，出城又加倍。有一夜，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，来请他了，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，便非一百元不去。他们只得都依他。待去时，却只是草草地一看，说道“不要紧的”，开一张方，拿了一百元就走。那病家似乎很有钱，第二天又来请了。他一到门，只见主人笑面承迎，道，“昨晚服了先生的药，好得多了，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。”仍旧引到房里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。他一按，冷冰冰的，也没有脉，于是点点头道，“唔，这病我明白了。”从从容容走到桌前，取了药方纸，提笔写道：

“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。”下面是署名，画押。

“先生，这病看来很不轻了，用药怕还得重点罢。”主人在背后说。

“可以，”他说。于是另开了一张方：

“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。”下面仍是署名，画押。

这样，主人就收了药方，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。

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，因为他隔日一回，来诊我的父亲的病。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，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；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。现在的都市上，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，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，很不容易张罗的了；又何况是隔日一次。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，据舆论说，用药就与众不同。我不知道药品，所觉得的，就是“药引”的难得，新方一换，就得忙一大场。先买药，再寻药引。“生姜”两片，竹叶十片去尖，他是不用的了。起码是芦根，须到河边去掘；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，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。可是说也奇怪，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。

据舆论说，神妙就在这地方。先前有一个病人，百药无效；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，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：梧桐叶。只一服，便霍然而愈了。“医者，意也。”其时是秋天，而梧桐先知秋气。其先百药不投，今以秋气动之，以气感气，所以……我虽然并不了然，但也十分佩服，知道凡有灵药，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，求仙的人，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，跑进深山里去采呢。

这样有两年，渐渐地熟识，几乎是朋友了。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，将要不能起床；我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，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他有一天来诊，问过病状，便极其诚恳地说：

“我所有的学问，都用尽了。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，本领比我高。我荐他来看一看，我可以写一封信。可是，病是不要紧的，不过经他的手，可以格外好得快……”

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，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。进来时，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异样，和大家谈论，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。他因为看了两年，毫无效验，脸又太熟了，未免有些难以为情，所以等到危急时候，便荐一个生手自代，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。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？本城的名

医，除他之外，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。明天就请陈莲河。

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。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，他却长而胖了：这一点颇不同。还有用药也不同。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，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，因为他一张药方上，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。

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他就从来没有用过。最平常的是“蟋蟀一对”，旁注小字道：“要原配，即本在一窠中者。”似乎昆虫也要贞节，续弦或再醮，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。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，走进百草园，十对也容易得，将它们用线一缚，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。然而还有“平地木十株”呢，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，问药店，问乡下人，问卖草药的，问老年人，问读书人，问木匠，都只是摇摇头，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，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，跑去一问，他果然知道。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，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，普通都称为“老弗大”。

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药引寻到了，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：败鼓皮丸。这“败鼓皮丸”就是打破的旧鼓皮做成；水肿一名鼓胀，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

以克伏他。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“洋鬼子”，预备打他们，练了些兵称作“虎神营”，取虎能食羊，神能伏鬼的意思，也就是这道理。可惜这一种神药，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，离我家就有五里，但这却不象平地木那样，必须暗中摸索了，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，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。

“我有一种丹，”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，“点在舌上，我想一定可以见效。因为舌乃心之灵苗……价钱也并不贵，只要两块钱一盒……”

我父亲沉思了一会，摇摇头。

“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，”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，“我想，可以请人看一看，可有什么冤愆……医能医病，不能医命，对不对？自然，这也许是前世的事……”

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，摇摇头。

凡国手，都能够起死回生的，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，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。现在是让步一点了，连医生自己也说道：“西医长于外科，中医长于内科。”但是 S 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，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，因此无论什么，都

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。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，所以直到现在，他的门徒就还见鬼，而且觉得“舌乃心之灵苗”。这就是中国人的“命”，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。

不肯用灵丹点在舌头上，又想不出“冤愆”来，自然，单吃了一百多天的“败鼓皮丸”有什么用呢？依然打不破水肿，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。还请一回陈莲河先生，这回是特拔，大洋十元。他仍旧泰然的开了一张方，但已停止败鼓皮丸不用，药引也不很神妙了，所以只消半天，药就煎好，灌下去，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。

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，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；听说他现在还康健，一面行医，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，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。

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。听说中国的孝子们，一到将要“罪孽深重祸延父母”的时候，就买几斤人参，煎汤灌下去，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，即使半天也好。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：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，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。——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。

父亲的喘气颇长久，连我也听得很吃力，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。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：“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……”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，就是犯了罪；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，我很爱我的父亲。便是现在，也还是这样想。

早晨，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。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，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。于是给他换衣服；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《高王经》烧成灰，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……

“叫呀，你父亲要断气了。快叫呀！”衍太太说。

“父亲！父亲！”我就叫起来。

“大声！他听不见。还不快叫？！”

“父亲!!! 父亲!!!”

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，忽然紧张了，将眼微微一睁，仿佛有一些苦痛。

“叫呀！快叫呀！”她催促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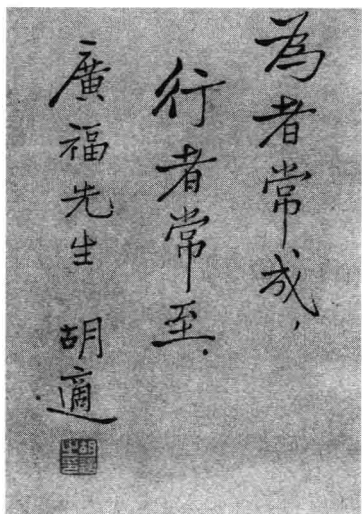
“父亲!!!”

“什么呢？……不要嚷。……不……”他低低地说，又较急地喘着气，好一会，这才复了原状，平静下去了。

“父亲!!!”我还叫他，一直到他咽了气。

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，每听到时，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。

我的母亲 / 胡适



我小时身体弱，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。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。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总是文绉绉的。所以家乡长辈都叫我“像个先生样子”，遂叫我做“麋先生”。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麋